

基于哲学解释学视角的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

李颖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基于哲学解释学视角的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

李颖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于哲学解释学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 / 李颖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308-11554-4

I. ①基… II. ①李… III. 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国 IV. ①D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7388 号

基于哲学解释学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

李 颖 著

责任编辑 胡 畔(hlpp_lp@163.com)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554-4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缘起和研究现状	2
一、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的困惑	2
二、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观”的反思	2
三、从“授”向“受”思路转变的逻辑必然	8
四、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现状	10
第二节 哲学解释学: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的理论资源	28
一、哲学解释学的历史渊源	28
二、哲学解释学的主要观点	32
三、哲学解释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启示	34
四、哲学解释学理论在教育领域中的借鉴和应用	39
第三节 运用哲学解释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意义	42
一、有利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的理论视野	42
二、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的理论层次	45
三、有利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47
四、关于借鉴哲学解释学研究的问题	49
第一章 哲学解释学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系统	53
第一节 哲学解释学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内涵	53
一、接受的一般内涵	53
二、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应有内涵	56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系统的基本构成	58
一、由主观性理解所造成的“传导新质”和“接受新质”	58
二、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系统诸要素及其职能	59
三、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系统中的双向互动结构	67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心理条件和基本过程	71
一、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心理条件	71
二、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基本过程	75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目的	78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目的及其生成条件	78
一、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目的及其作用	78
二、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目的与接受需要	81
三、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目的与教育目的的间距	82
四、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目的的生成障碍	84
五、目的性追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真接受目的	87
第二节 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本真接受目的形成的因素	90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90
二、工具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93
三、“物本”取向的生存境遇的影响	96
四、轻视实践和对话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影响	98
第三节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与接受目的有效对接的路径	99
一、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的精神追求	99
二、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价值	104
三、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中的主体间性关系	108
四、通过对话活动激发接受主体的问题意识	110
五、增强接受主体基于个性化存在的理论运用能力	113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的“前理解”	115
第一节 “前理解”的客观性存在及影响	116

一、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前理解”的客观性存在	116
二、“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依据	117
三、“前理解”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影响	121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前理解”的影响因素	127
一、传统文化的影响	127
二、市场经济生活的影响	136
三、信息社会生活的影响	139
四、日常生活的影响	143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前理解”的应对	146
一、应对接受主体“前理解”的方法论原则	146
二、通过对话促进接受主体“前理解”的发展	148
三、因势利导地利用接受主体的“前理解”	151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者传导过程中的“主观诠释”	156
第一节 教育者传导过程中的“主观诠释”及客观原因	156
一、“主观诠释”的含义及其表现	156
二、思想政治教育者“主观诠释”现象的解释学解析	158
三、思想政治教育者“主观诠释”现象的实践依据	161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者“主观诠释”的影响因素	163
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特殊性	163
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语言属性	168
三、理论与现实的张力	169
四、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的接受期待	171
五、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诠释性质	173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者“主观诠释”的引导	174
一、坚定思想政治教育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74
二、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关系	176
三、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管理和理论支持	177

第五章 家庭社会的诠释活动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影响	179
第一节 家庭社会的诠释影响	179
一、家庭社会理解与诠释的客观存在	179
二、家庭社会理解与诠释的影响特点	181
三、家庭社会不同诠释主体的诠释影响	185
第二节 家庭社会诠释影响的有效引导	190
一、弘扬主旋律,积极引导家庭社会的诠释活动	191
二、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积极应对社会的消极诠释影响	192
第六章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中的“创造性接受”	196
第一节 “创造性接受”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然性	196
一、思想政治教育“创造性接受”的涵义	196
二、思想政治教育“创造性接受”的客观需要	197
三、思想政治教育“创造性接受”的主要原因	200
四、视域融合: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开放性	203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创造性接受”的实践意义	205
一、“创造性接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205
二、“创造性接受”对意识形态发展和完善的启示	209
三、马克思主义接受中“创造性接受”的意义	212
四、彰显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接受”的价值	215
参考文献	221
关键词索引	231
后 记	233

导 论

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接受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研究根本目的,当前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问题的实质就是要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问题。目前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研究起步较晚,积累不多,同时受近代知识论和方法论价值取向的局限,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具体过程分析较多,但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根本问题,如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何以可能、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如何评判等问题深入探讨的比较少。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代西方哲学解释学是一门研究读者理解与接受思想文化客体活动规律的哲学理论,蕴含着丰富的接受理论,并且实现了关于思想文化客体理解和接受研究的本体论转向。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本质上是一种对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思想文化客体的深刻理解和领悟活动,这与哲学解释学有着内在的契合。因此,借鉴哲学解释学的有关理论和思想对深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目的、接受能力、接受影响因素和接受效果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对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也提供了积极的方法论指导。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缘起和研究现状

一、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的困惑

人的发展和实践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导。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有许多复杂的现象需要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把握,归根结底需要人们正确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来龙去脉。相对于其他理论和思潮,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关系和问题的把握及分析依然具有根本性和彻底性。马克思本人因其理论强大的解释力和革命性,被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无论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都是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和先进的认识成果。其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立场、理论品质、价值诉求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人类智慧的结晶,为人们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满足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要。因此,从逻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意愿和接受效果应该是积极主动、效果明显才对。然而事实上,这些年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教育对象拒绝接受、不愿接受、被动接受的现象。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影响也不尽如人意,存在着仅“部分接受”或“虚假接受”现象。一些人因此得出“思想政治教育无用”的结论,这种“无用论”的偏见作为一种“先入之见”反过来又削弱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意愿,形成恶性循环。

二、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观”的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实现,这对“授”“受”双方来说,都是一项不应有的损失。问题究竟出

在哪里呢？难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或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原因？众所周知，用先进的理论武装人们的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和国家一直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对其高度重视、反复强调和大力支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理念、模式、手段等的探究，学界也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投入与产出还是不成比例。

笔者认为，既然“接受”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那么肯定有一种“接受观”在潜意识地支配或显意识地指导着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实践活动。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观”，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具体包括其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的接受目的、接受条件、接受影响因素、接受效果等的基本观点。这种“接受观”将转化为教育者的方法论，教育者在确定教育目标和安排教育活动的过程中，这些“接受观”都潜在地发挥着影响。可以说“教育观”取决于“接受观”，教育者有什么样的“接受观”就会有怎样的“教育观”，“接受观”决定了教育者的改革理念和方法。因此，当前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首要工作是从哲学的层面对这些“接受观”进行反思，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澄清前提，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教育者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目的”的观念

作为意识形态的灌输手段，国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具有自己的目的，我们称之为“教育目的”。教育目的主要是从国家这一主体的需要出发的。但是，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的“接受之门”是否打开，取决于接受主体的接受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目的”是指：接受主体基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之前预先设想的价值目标。它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的开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教育目的和接受目的受制于两个不同主体的需要。这两种主体需要是否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接？教育目的是否能顺利地转化为接受目的？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如何有效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味注重教育目的

还是一味迎合接受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从现实的人的现实需要出发，传统的教育目的与现实的接受目的是否分别具有合理性？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目的的生成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对这些问题，目前学界的理论反思和实证调查都还不够。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有关于杯子和水桶的比喻：“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这个比喻有一定的道理，促使教师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但这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它忽视了学生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教育者和接受者当中的一道墙，教育者想把他的理念、知识灌输到接受者的大脑中去，需要越过自由意志这道门。这个自由意志决定了接受主体可以选择接收教育者的观念，也可以选择接收教育者的观念。如果他不准备接受，教育者即使累得吐血也是没有办法的。

接受目的体现了接受者的自由意志，“接受目的”如此重要，但目前尚未有大型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目的的实证调查。这主要是因为接受目的受接受需要支配，而接受需要是主观的，甚至有时是非理性的，比较难以客观观察。人们一般通过课堂的出勤率、考核成绩、“学评教”成绩来判断教育内容是否具有吸引力，是否与接受主体的接受目的相一致，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对象的接受目的还处在揣测的阶段，缺乏应有的实证调查。

（二）教育者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条件”的观念

近代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伽达默尔提出，人们的“先入之见”是理解和接受思想文化客体的前提条件。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对象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知识，它具有一定的思想性、政治性和教育性，属于精神社会科学。哲学解释学提出的“前理解”，作为一种接受的“前结构”也在明显地作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但是，目前学界也缺乏对接受者这一接受条件的系统反思，实践中主要受一些旧的哲学认识论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种：

1. “白板论”的“接受条件”观

英国经验主义的开创人、伟大的教育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其《人类理解论》一书中提出著名的“白板论”。在他看来,人心如同一块白板,理性与知识都从经验而来。这种哲学思想被潜移默化地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就是过去我们经常提的口号“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一口号所表达的“接受观”是:接受主体是一块“白板”或“空的容器”,只要做好教育工作,接受主体就一定会接受教育内容,接受内容就一定会对接受主体产生影响。

在这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条件的“接受观”的指导下,教育部门把过多的责任强加在教育者身上,教育者则把过多的努力放在教的方法和内容的探索上。事实上,尽管大教育家孔子坚持“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理念,但是在实践中还是发出了“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论语·公冶长》)的感叹!孔子的这一感叹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传统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条件的“接受观”并不符合实际。接受主体并不是被动的、任人加工和塑造的。现代接受理论也再次强调了接受效果主要取决于接受主体,接受主体并不是白板、空的容器,接受主体的“先入之见”、主观性、能动性在接受中的影响不可忽视。

2. “理性论”的“接受条件”观

法国理性主义的开创者、“现代哲学之父”勒内·笛卡尔提出“天赋观念”说,认为人的思维不是来自感觉经验,而是人类头脑中生来固有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进一步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天然地具有求真、求善、求美的欲望和能力。这种哲学思想也被潜移默化地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过去我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征服人”^①。人们经常引用这句名言所要表达的“接受观”是: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者是一个抽象的“理性存在”,都有认识世界、探求未知的天性。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些思想政治教育者常常不自觉地认为:“只要是真理性的东西,教育对象就会乐于接受。”只要把概念、原理、逻辑讲透彻了,教育对象就会乐于接受“以理服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在这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条件的“接受观”的指导下,一些教育者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概念、原理、知识体系的传授,缺乏对教育对象具体生存境遇的人文关怀,结果使思想政治教育给教育对象的感觉是枯燥、乏味、不亲切。事实上,教育对象并不是抽象的“理性存在”,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甚至是“非理性”的存在。非理性因素主要指教育对象的情感、意志、欲望、动机、信念、习惯、本能等意识形式。叔本华曾经对近代的“理性主义”崇拜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指出人类实际上处在被非理性、无意义的“意志”(will)奴役的状态下。虽然这种观点比较极端,但至少指出了人的非完全理性存在。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地处理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指出“认识过程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认识活动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发挥具有激活、驱动和控制的作用”^①。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客体兼具知识性和价值性的属性,非理性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比自然科学知识的接受更为突出。据我们的调查和访谈发现,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中存在着比较强的非理性排斥心理。

(三)教育者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影响因素”的观念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影响因素的研究是把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的构成要素主要有接受主体(教育对象)、传导者(教育者)、接受客体(教育内容)、接受环境、接受媒介五个要素。显然,除去接受主体,其他四个是接受活动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这种观念还是不够全面。

^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首先,随着社会观念的多元化以及人们交往的复杂化、经常化,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系统也应相应地扩展。各种社会思潮、非主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交往关系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发生的正负影响越来越不能忽视。家庭、亲朋、各种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社会知名人士、媒体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有意无意的诠释,也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产生着正负影响。

其次,传导者(教育者)在把接受客体(教育内容)传导给接受主体的过程中,并不像把球传给队友一样,而是存在着自己的主观诠释现象,类似于“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接受客体的信息有可能被增减,出现诠释变形,产生“诠释新质”。这时,接受主体所接受的就不再是原本的接受客体,而是经过传导者诠释过的“接受新质”。即教育者“授”的,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本真的思想和观点。目前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人员数量庞大,学术背景、知识结构、人生经验、体悟各不相同,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主观诠释不一,所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但目前学界尚没有人关注这一问题,似乎思想政治教育者所传导的天然就是国家所要求的教育内容和精神。

再次,社会传统文化心理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也有重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建构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之上的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中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但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也相对不够。

(四)教育者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的观念

一些思想政治教育者除了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条件存在着“偏见”之外,对教育内容的被接受效果也存在着不科学的“预期”。例如有些教育者认为:“凡是教育者‘授’的,就是教育对象全盘‘受’的”、“凡是教育对象‘受’的内容都会被教育对象内化为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化为自己的信念,并自觉地转化为自身的行动”。教育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

潜意识,主要原因是把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看作是单纯的知识接受。其实,价值观的理解、认同才是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本质。

价值观的理解、认同具有主观性,非常复杂。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分层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也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身上,接受主体的社会处境、社会阅历、人生体悟、知识结构日益多元化,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效果也必然是多样态的。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或评价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不多,仿佛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是个不证自明的话题。

在这种“接受效果”观的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者所形成的“教育期待”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现实之间常常出现落差。一些思想政治教育者无法理解这种差距,常把原因归之于教育对象,愤愤然于教育对象的“朽木不可雕”,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唯物主义认为,当人们的观念、期望与现实不符的时候,需要修正的不是现实,而是人们的观念。因此,出问题的应该是某些未经反思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观”。

总之,一些不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观”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它们现实地影响着教育者对教育活动的设计、安排和评价,进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和理念,需要首先对教育者的“接受观”进行审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对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观”的批判和反思,将促使人们把研究的重点转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接受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说:“解决了接受问题,也就把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性环节。”^①

三、从“授”向“受”思路转变的逻辑必然

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要加强对接受问题的研究,既是新形势下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的困惑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客观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首先,从逻辑上说,教育对象的接受活动是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① 卢义忠:《接受美学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第34页。

的根本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取决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接受客体、接受主体、教育主体、教育方法、教育环境、教育媒介等因素。然而根据唯物辩证法原理,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所有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的因素中,接受主体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与否、接受多少、践行多少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主要取决于接受主体自身思想矛盾发展的需要以及自身知、情、意、行等能力的发展水平。因此,虽然“接受”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最后环节,但这一环节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成败。“接受”意味着教育目的的实现,不“接受”则意味着再多、再好的教育努力也是无效的。因此,应该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转向“接受”的研究,只有把握了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才能更好地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其次,从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说,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的把握,是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前提。我们常说“对象决定方法”,即对象所具有的特点、属性决定了我们改造对象时所应采取的工具、方法或程序。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研究应该是第一位的。而教育对象的性质主要体现在他的活动性质上,这个活动主要是接受活动。“授”的目的是“受”,所谓“有的放矢”,如果不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接受规律,如接受主体的接受意愿、接受前提、接受能力、接受影响、接受效果等,那么即使思想政治教育很规范、有创新性也是效果有限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改变了过去简单地只以“教”为考虑的研究思路,而把“受”作为研究对象,具体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中存在的问题、隐含的规律。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代化的需要。这是因为接受主体主观能动性的不断增长已成为影响接受效果的重要因素。近现代以来,哲学认识论对接受者的认识经历了“被动说”到“能动说”的发展历程,前者认为接受者就像一块“白板”,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接受是“我打你通”、“我授你受”,就像子弹击中靶子或注射液注入人体那样有效。17世纪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著名的“四假

相说”,19世纪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理论、20世纪海德格尔的“前理解”以及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等理论的提出,逐渐改变了“被动说”的看法,接受者在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人们的主体意识不断增长,接受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中的主观能动性也不断提高,表现为接受主体的选择性、批判性、逆反性、功利性不断凸显,接受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用性和解释力的要求不断提高。信息化时代,接受主体处在思想信息的海洋之中,其对思想信息的选择权利、选择余地不断加大,对思想信息的接受目的、接受方式、接受影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教育者不了解接受主体的这些接受特点或不能满足接受主体的这些“接受期待”,思想政治工作将陷于孤立和被动。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又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所在。自觉、主动地研究接受主体的思想接受目的、思想接受条件、思想接受的影响因素和思想接受效果,将使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探索更科学。近年来,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研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也反映出人们对这一根本问题的关注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方向。

四、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现状

(一)国内外关于接受问题的研究和理论成果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既需要把握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又需要借助一定的理论分析工具来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发展的规律和解决思路。显然,国内外关于思想文化信息“接受”活动的研究成果是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以思想文化信息的“接受”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称为接受学。由于人们对思想文化信息接受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和认识自我,所以,接受学本质上属于